



霜降一夜掠尽寒枝，东北早
是天寒地冻的世界，就见天际低
垂，四野空旷，大雪纷纷扬扬，
下得正紧。

亚林中学倚坡就势，蜷伏在小
山岗下，犹如个孤悬荒郊的野庙。
下午，和校长天南地北一通神侃，
见天色不早，遂匆匆告辞。



程建华，潜山市作协主席。小
说散文百余篇，见于《北方文学》《章
回小说》《台湾文学选刊》《微型小说
选刊》《短篇小说》《散文选刊》《散文
百家》《上海故事》《飞天》《阳光》《奔
流》《延河》《椰城》《骏马》《火花》《百
花》《岁月》《牡丹》等省市刊物。



暮色中，晚风细碎，一天中最安
静的时光。

几处路灯光影明明灭灭，沿途
的花木诡秘起来，影影绰绰，粉山
茶冷不丁窜出来，腊梅结出一树的
小花苞，像北风挟来粒粒雪花。是
谁家花蕊尽情绽放？“墙角数枝
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
有暗香来。”寥寥数语道出中年心
事。雪纷飞。

蓦然回首，过去四十年里的所有
大雪，仿佛即刻出现在眼前。你拽着
妈妈的衣襟，你在教室里向窗外望去，
你成为一个人的妻子，你在送孩子上
学的路上。“每一片雪花，都是当时的
一个你。”雪花落在头发上，雪花落在
肩头，雪花落在眼睛里，化成泪……雪
花拾起又放下，记忆放下又拾起。当
年的雪早已消融，内心的雪封印记
忆，填埋已然失去的时光。想一想，
一生中，我们不断失去——年少的单
纯、种种可能性以及无法挽回的感
情。这就是生存的意味吧。雁过留
声，雪落无痕。

叫乌鸦的少年说：所谓怪异的世界，
乃是我们本身的心的黑暗。被削
去的萝卜皮能重新回到萝卜上吗？
切开的西红柿还可以称为一个完整
的西红柿吗？而鸡蛋一旦打碎，它就

面前两条路，稍作犹豫，我选
择了那条捷径，这条小路紧挨铁
轨，虽危险了些，却笔直通往镇
上，我欲趁天光赶回镇上的客栈。

大雪铺天盖地，远山近村皆被
层层包裹了，唯山脚几道袅袅炊
烟，才似这冰封雪藏的北国悠悠吐
向人间的最后几缕生机。

好个静谧洁净的林区小镇呀！

小道静悄悄的，雪如玉砌，
山脚荡来阵风，掀起积雪，兜头
劈来，满头青丝刹那霜染。抖抖
脑袋回身望去，穹天渺远，大地
苍茫，雪地徒剩一行深沉孤独
的脚印。

北国的深冬，暮色来得猝不及
防，走在半道，远处的天就模糊了。
前方百十米处卧了座钢铁大桥，桥面
晶莹，积雪盈尺，镇上透出的点点灯
火，已若隐若现在桥那头。

我心中暗喜，紧赶两步，刚要
迈上桥梁，咣咣，咣咣，一阵异响
忽从身后猛浪般拍来，回头看
时，不禁心胆俱裂，一辆红皮列
车，大口喘着粗气，风驰电掣逼
近，轨道上，尺许深的积雪被追
风逐日的车头鼓荡开了，飞瀑也
似射向两旁，瞬间淹没了刚刚留
下的脚印。

小道狭窄，避无可避，我一时
大窘，生生收回脚步，背对铁轨蹲
在桥头。火车挟风裹雾，如千军万
马陷阵而来，车头未到，强烈气流
已排山倒海袭来，我被罩进漩涡，

风雪迷途

程建华

风雪如箭，穿衣透骨，射得我体无
完肤。忽尔眼前一黑，身子又似抛
进了茫茫海底，风雪海水般咕噜咕
噜灌进耳鼻，哪容喘出一口气来？

轰！世界静止了。

少顷，一阵不急不缓的锣鼓，
似从远古洪荒传来，锣鼓和风细
雨，如同仙乐，听得骨软筋酥，正
惬意，忽鼓如天雷，密如急雨，震
得头痛欲裂，心慌得恨不能吐出肝
脏脾肺。

正死去活来，冷不丁“呜……”
一声长啸，空郊荒野，这啸声穿云裂
帛，石破天惊，愈使人毛骨悚然，趁
头脑还有点意识，我拼命往前一
闪，恍惚中，右脚不知怎么踩上一
块鹅卵石，脚下一滑，身体哪还把
持得住？还没等惊呼出声，人已像
棵被伐倒的大树，直愣愣栽了出去。

电光石火间，我双手抱头，蜷
成一团，任身体骨碌碌滚了出去。
瞬时天旋地转，脑里似灌了盆浆
糊，混沌一片。迷糊不知多久，
风停雪住，我渐渐醒来，睁眼看
时，火车走远了，自己正趴在溜滑
刺骨的冰面上。

我像只突遭飓风而折翼的小
鸟，扑棱了半天脑袋，可算认出自
己，慢慢爬起身来，张嘴狠狠吞噬
了几口带着冰碴的空气，一颗狂乱
的心才逐渐平静下来。我活动了下
手脚，筋骨并无大碍，仅手背蹭破
了皮，血痂像几条褐色蚯蚓弯曲
着，火辣辣地疼。

四下打量，确是滚落桥底了，
桥底坚冰似铁，光如镜面，七八根
石柱，壮硕浑圆，深深埋在冰里。
我趑趄走出桥底，借昏暗天光，
见深沟两侧，两道石壁从路面缓缓
延至沟底，相对无言。石壁约五六
米高，不陡不峭，此刻被冰覆雪裹
了，浑似两卷巨幅宣纸铺在墙上，
正等着如椽大笔来泼墨挥毫。未及
多想，我吸口气，弓下腰，脚踏石
壁，小心翼翼上行，不出几步，滑
了下来，索性退后，一口气冲上缓
坡，不出两米，又滑下来，努力数
次，仍滑倒了。

郊野人迹罕至，呼救亦是徒
劳，天渐黑了，沟底寒如冰窖，怎
么逃离这生死绝地呢？

焦躁过后，我慢慢冷静下来，
石坡不陡，只是冰雪覆盖，太滑溜
了，若能在冰面凿出几个窟窿，手
脚有地儿着力，很快就能攀爬上
去。我返回桥底，寻找可以敲碎冰
面的石块。

桥底深沟，以前该是条河道，
寒冬莅临，天地万物冻成了个大冰
疙瘩。石头倒不少，皆被冻死在坚
冰里了，偶有一两块露出个尖脑袋，
推时，岿然不动。我急得像头
饥不择食的狼，在沟底来回疯跑，
残雪在脚底棉絮般飞舞，却怎么也
寻不着一块救命的石头。

北国午夜，寒潮汹涌，莫说
人，觅食的老鼠都冻死在路途
中了，莫非今晚我也要交待在这？

雪，是写给你我的信

欧阳玲燕

言比雪还要轻。思想停滞，犹如雪
按兵不动。

而我头顶的雪却渐渐显山露水，
芦苇也是。它们驻足莲花湖畔，须发
尽白，形容枯槁。“人是一根会思想的
芦苇。”风吹雪，芦苇花就像一场梦，
从春到冬，从生到永生。地球缓慢地
旋转，而我们活在梦中。

语言沉睡，夜向更深的夜靠近。
时间迷失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读
东坡，从黄州到儋州，从赤壁到海南，
“早生华发”。听风起浪涌，“惊涛拍
岸，卷起千堆雪。”一日一年，一年一
生，风改变着岸的形状，也吹皱了眼
角，青丝成雪。

在冬夜，我走出家门；在寂静的
校园，我等待一片雪花的到来。

雪掩盖不了世界的荒芜，雪也遮
蔽不了生命的绿色。卢梭说：文明
诞生于人类开始建造藩篱之时。
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
的祖先结束在树上架木为巢的生
活，开始在大地上营建房屋，驯养
野兽。周代以男为家，以女为室，有
家有室，谓之成家。“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无论外面风多狂、雪
多大，有一盆炉火为你而燃，有亲人等

你围炉夜话。家温暖我们，年纪越
大越依恋。风雪，加速我们回家的
脚步。

迟到的雪花正在赶往人间的路上。

我往家的方向走去，从自己出发
再回到自己。

翻开白色的信笺。笔端开始下
雪，一会儿，便落满了纸张。亲爱
的人间，那是世界写给你我的信。



欧阳玲燕，现居望江，企业职工。